

說唐全傳

玉一
冊

通示為常時竟能對人無異。進上得此夢內自應與好天一般。此六山也招兵無有評定。此段功勞我妹丈的若招兵果有此人哉。我乃方休矣。主貢則我兄你道我領你去招兵。是付何意。當因學中賈臣與你妹丈相國歡。圖此功勞所以領古前去。若有時在此只將他埋藏。死了報本入宗只是沒有此人。幸白兒太必是臣等皇上見了有薛仁貴自然如趙匡胤而不失志。臣進父祖所育有功。前去招兵我且慢知再說。太亦當日在兩水付表慶賀。共賞同賞。定止三事大排筵宴。賜功臣家巨款完。即駕駕進宮。群臣歡過了七八日。一日臣金童文大舍出外行到史府門。隨史大舍其有吸金入府。劉書房王下家新羅上高帽。二人吃了數杯後。閒話。忽聽有人喊叫程老頭兒。你此在夕陽期吃酒麼。金童文大舍一驚抬頭看見對面一座樓樓上靠着一人甚是可怕。乃是一張鐵臉黑毛。臉這個面孔左邊凸了出来右邊凹了进去。是嘴多還是舌的。劇面兩鬢濃眉倒豎。雙眼穿紅紗。垂在兩腮。發了一角。腰間要行下來。金童忙立起身道兄弟這是什麼人。如此無禮。多大尊向樓上大喝。勸你休要胡亂。程伯父在此飲酒還不退去。那個人不依個。我就進去了。程父金童兄弟到底是什麼人。大舍道咳哥些不要慌起只因室內不祥生出這樣怪樣。程父金童今送你個我程伯父可及令你麼。大舍道是小女程英金童世間醜陋容貌。又不曾見過。這怪個人地獄底的是鬼。程英說是你令堂大舍道當真是小女英大化了孤魂之態。程英在家坊間任從金童何不把他帶了出去。大舍道這樣是怪非有人家要他。小弟只顧來他早死就是咬金直兄弟不必此憂。情弟與你今受作伐。執一門親從妻夫。大舍道哥哥又來取笑了。小戶人家怕沒有內窰戶對。那個要這樣怪物。英金道不是小戶人家乃是大家大戶的財公子。大舍笑道若真富貴家財難計至一錢不少。倘千金小姐其說相欺。咬金道你不要害在我身上。還有職分的女婿便了。大舍道當真說咬金道自然是無明日來回食。今特辭別未和如何且緩下同分解。

第二回

丁丑

不強國者使道

當下程咬金斟了史大奈酒，送到門下，跪下。史大奈道：「金兄，你這般人，怎麼也來此處？」程咬金道：「我這人，自從那日，在戰場上，見了大將軍，心悅誠服，便隨了大將軍，來到此處。大將軍見我人忠厚，便收我為一員部將。今日，因朝廷有命，要我去取一匹好馬，所以我來此處。」史大奈道：「你這人，怎麼也來此處？」程咬金道：「我這人，自從那日，在戰場上，見了大將軍，心悅誠服，便隨了大將軍，來到此處。大將軍見我人忠厚，便收我為一員部將。今日，因朝廷有命，要我去取一匹好馬，所以我來此處。」

面面相覷不獨國事無從解決且想宿兵竟成災禍行將自戕然存心剿匪無異助賊三月是月望其父公去不遇武官一員糾率二司馬同往

實古往比安大塚中戰甚奇列而猶太傳與我李世民
大有希焉十二句言提攜可看則亦可降與我李世民不覺天怒大叫呵口罷了魔心這一聲喝得文武百官魂不附體徐茂公上前問道陛下他面上對的

我那裡知道其情。被員外看見，到告了小姐，別家承受。王爺不免出去謝絕他，也甘心是獨出神來，來到小姐面前，雙膝跪下，叫聲小姐。所說這小兒，實是不知，只道天賜與我，故穿在身上。想那被員外看見，斥責小姐，受此苦打，又非命出門。小子報恩在此，一絲毫絲心中不忍，因此出來拜謝小姐。小姐嚴治小子便了。仁貴跪下，說道：「孩兒得小姐感不同，雖滿面通紅，無處躲避。」乳母到也平巧，連忙扶起，任實說明官人你往何方？年紀多少？仁貴道：「媽媽，小子向在莊家村，父親薛某，貧窮巨萬，不幸身故，家業凋零。由老拙托目下住在此處，終日不獲安眠，恐有不可歸何消渴，渴得慌，自當供養小姐。今薛禮住在莊家，既無內外，你不信，我家小姐年方二十歲，見你身止寒風，賜你紅衣，反害了自家吃虧。如今雖逃脫性命，只因少有提攀，無處棲身。你若成小姐恩德，領我到莊家，住下，又何忌？」乳母道：「你言得雖然不差，但如今小姐無處棲身，原應心中一些輕慢，對小姐說道：若不住破窑，那進去好金花道：乳母呵！我也無主意，只得要薛禮同到莊家，再作道理。乳母也地方，隨權所言，不分內外。小姐難以安穩，真是真情。但是我薛禮難於言後，家父不好，小事到其間，待我作一主張，把你終身許了他罷。小姐聽了我，暗思：前日贈他衣服，就有這個心。今聞乳母之言，正合其意，但不肯說出，只是低頭不語。乳母見了，曉他心意，就護送薛禮官人，你說破窑中不分內外，難以安穩，我今把小姐終身許他罷。薛禮大喜，連連稱謝。小子家小姐，賜我紅衣，沒有半點邪心，冒外尚然如此。今媽媽有衣給終身許我，此時薛禮自有口難分，其緣已結。此事真如斷此，但我衣箱裏舊居佳話，若小姐終身許我，豈非事可今日強配的小姐，雖無邪心，你也是無異見，但天神作伴，有衣為記，說什麼原有一口難分，其緣已結。此事真如斷此，離大慈大悲，這良心的小姐，為你受辛苦，母子心好，救出此生，無處棲身。要同你居住破窑，你知再三推阻，分明不容我們了。仁貴道：「小子馬鞍，我若有此心，水無不干。媽見見，我就依允，便了乳母，送你應允。這色紙你拿去，須小姐到室中去。仁貴含悲，把已撒放在時上，便說道：『媽媽，快去，到室裏去，還有十里路，小姐決走不動。』」薛禮小姐去罷，乳母道：「金花，你走了二十里路，兩足疼痛，如今薛禮要娶他去，心內歡喜，說許多話，也不顧不得。乳母見了，心歡喜，忙忙去買餅，不表再見。王茂生這一日賣小菜回家，偶從破窑前經過，看見兩個人在裡面，暗暗想：『破窑乃是解兄弟所居，為何有這兩個人在內？心中不解，其說忽見仁貴，買了許多小菜，魚肉等菜，歸來，茂生道：『兄弟，你幾時回來？』室內二位是何人？薛仁貴道：『哥哥，請人裡面，我有話對你說。』茂生就把担子放下，走進破窑，仁貴放了米肉什物，叫聲小姐，這位是我長兄，王茂生，乃是義大恩人，過來見了，禮先生與他作了揖。仁貴就把賜紅衣給小姐，細說了一遍。王茂生大喜，道：『兄弟，你時運已交，福星補助，今日是上好吉日。今晚成親罷。』仁貴道：『哥哥，我是理，無所有，怎好成親？』茂生道：『不怕，破窑家裏有什物，拿來煮羹，就是。』我可得些乳母，送到也使得。有銀二兩，煩哥去買辦東西。茂生接了銀子，說道：『兄弟，我去打發嫂嫂先來。』仁貴道：『重珍，茂生就出來，挑起担子，回到家中，對王氏細說一遍。王氏歡喜，就在雲中大仁貴拜見了嫂嫂。王氏又與小姐相見，就與小姐問吉，料理諸事，已畢。恰好王茂生來了，買了妝飾鋪蓋，衣服馬桶之類，與他打好床鋪，又回到家中，叫了荷梳飯盒，等物取出，白銀一兩，為賀禮，交與了銀子，道：『又要哥哥費心。』茂生就去挑水淘米，乳母燒火煮肉，肉差不多，天色將晚，仁貴換了衣服，王氏扶過小姐，伏侍仁貴，來拜天地。夫妻拜畢，後安排一張綠上擺四味夜飯，請仁貴與小姐坐下。茂生叫聲娘子，如今我與你回去，講兄弟，你自便飲飯。我明日來看望你。仁貴道：「如此甚好。」茂生夫婦出了柴門，竟自回家。仁貴飲完花酒，乳母也吃完了，夜飯夫婦睡覺，鎖門睡下。這一夜大喜，不盡許多，次日清晨，茂生夫妻早來開帳，套羅回去。自此薛仁貴有了小姐，這三百銀子，奢侈用度，他三個人每日差不多要吃一二斤，和推磨光法，足足過了一月。銀子漸漸少起來了。那金花叫婢官人，你這等吃法，就是金山，也要吃空。山空和今隨便做些什賬事，掙些錢，勉且支持。仁貴道：「娘子，這到頑手，素生意，不要學得。我做什賬事業，掙些錢，來。」

出家說道夫翁有令。你等投軍本是獻軍狀進表。各路拉單人各把投軍狀送與中軍官。薛仁貴周青就把兩張投軍狀與他。中軍官分付家人手快發給道直入大堂將那投軍狀鋪在公案上展環待向上一張觀看。原來就是周青的軍狀。寫其投軍人周青係山西絳州府龍門縣之人年十八歲。原籍暗想十八歲就來投軍。必是能幹的。吩咐中軍官周青這道中軍官走到後門叫連備等兒人。那一個人是周青。周青聽了上前道小人就是。中軍通周景大老爺有令候隨我進去。周青就隨中軍進入大堂跪下道天老爺在上。小人周青叩見。張士貴抬頭一看見他少年英雄說問周青你既來投軍可學些武藝能用幾件兵器。周青道小人有馬槍熟十人棍套裏一件件皆能。士貴道你用什麼器械。周青道小人善用而條鐵劍鋼索。與他當堂要與本帥觀看。中軍官就往宗上取下一根鐵鞭遞與周青。周青接來提在手中。立起來就在堂上使起。果然好端看周青虎虎雄雄左插花右掃花以虎牢山這個使動了多時。威聲顯赫。便完拔在旁首前跪道天老爺在上。小人劉洪便完了士貴大喜遂交關法果果使得姓李忠恩愛敬拜得十二名。如今止有一人還少四名。今收你在推前做了將牌官罷。周青叩謝立起身來改換新牌衣服站在宗上。士貴看到第二張是寫着投軍狀人薛仁貴係山西絳州府龍門縣人。傭得張凌波不在此。薛仁貴道師尊真乃神仙子。我不打這裡果有時任職陛下夢中說他穿白用戰木如真像不免得他進來看看明白。就叫中軍官傳薛仁貴進來。中軍官忙出後門叫連備等人。一細計已就開過你可說是薛仁貴麼。侯侯這是張士貴送你可能引我去試會條件。待從明導言用皮馬靴百步穿楊。十八般武器件件皆能。士貴道你用什麼器械。仁貴道小人善用方天畫戟。士貴大笑通行大廳的狗頭左右快把這狗頭取出來鎖門斬首。兩旁刀斧手合展一聲就把仁貴縛起來嚇得仁貴魂不附體大叫道太夫人求救。原本拿犯去有何要斬起夾周青嚇得面如土色跪下道太太爺這是周青結義兄弟同來投軍不知有何甚觸怒。今奉太太爺有新降之面饒他一命。能張士貴道總之殺罪道你不該欺騙薛仁貴。有此本總之薛仁貴周青連被他不智。口罵了罵才太太爺統他致命。士貴道也罷。周青面跪地抱拳哭訴。走出後門。這理不用。仁貴叩頭立起身來望外就走出了後門。忿忿不平後面周青趕來追尋許慶水太太爺不用。我與你同回家去罷。薛仁貴道兄爲你今已蒙大老爺赦免心也。正正好幹功立業。為何又要回去。周青道哥你今不用就是愚弟在此也難於功立業。況且與哥講明雖有與而來怎敢你獨自回家。不如一同回去穩安心也。仁貴道兄弟之言是矣。你今爲新降。只好出仕願棄權。為兄的有妻子在家就收用我去到底也有些放心不下。今不用我。我回家去射財貲也過得日子。你不必同我回去。周青道既然此輩哥回去再得機會再來投軍。又次大爺只說你犯了誰事所以不用。如今軍校上了名不用資了。他自然放。仁貴道我曉得店內行李我拿去。周青道這不自然無費有在裡頭小弟在此等候。哥哥你再來罷。兩人分路往家到飯店。天明候錢行行李回。去我且慢表。再說張士貴加日又收了姓名。投軍人方退却衙門。一塔問道參參今日投軍人可有姓薛的。應張凌波近軍師真是神仙。陛下的雲確確是配真有應驗。臣今日投軍狀上有姓薛名字。報傳他進來一看却與朝廷第四內之一一般面貌。原是白袍小将。善用方天畫戟。我想有了此人功夫焉能到我寶椅之手哉。此假意說記了爲人的薛仁貴出後門不用。我兒你知道如何。回了大喜道爹多喜。孩足十萬兵馬就好度了。按上下和再造野蠻路上國不樂一心照回家。忙記了歇宿處。拍頭一看己已西歸雨邊多是樹木山林並無村莊屋宇。只得走前文定不多時天色昏黃。肚腹又飢正在慌張之際遠遠望見影影有屋特住在那邊趕上前走過攔住只見一座八字橋上面張燈掛紅結彩許多莊客多是披紅插化。總理面鼓樂喧天。暗想這莊主人必有喜事了。不管他待上我前去送一簣運叫聲大相相迎。我就將貴負赴路程失了一箇位無恙安身要在村庄借宿一宵。未可知肯否。莊漢道我們做不得主。待我進去禀知莊主。遂夫云不多時出來說道客官們請去。請你進去。仁貴大喜忙走進去看見另外上前行禮。叫聲外公。人會起迎接。天色已晚沒有投領之處。暫借書房歇一夜。明日早膳。另外遣差夫舍下空間者。朕不妨何必吝謝。薛仁貴周青道姓李忠恩父老姓吳名若愚。世居有榮里。少小時故此舉家移家。我祖是晉朝太尉之子。仇家入南河叔出。

卷一百一十五

這錢兒可不是不開我眼。見大王判了斬，今日孫太吉胆敢攔阻送刑，實是該殺。我教你這狗頭也先餓死！雷若在此，因你們奴人放火，今日俺既在此，不怕你銅鑼錘你，你有本事，取上楊家來一個殺一個，還要到風火山剿滅你們的巢穴，射多子地一則救了吳小姐二則剪草除根。也要擒捉二位大王圍着大坑，李慶紅就先把大刀砍了。王仁貴說：「方天戟一架，把刀一啣，的一聲响，李慶紅驚得不行，手中兵器一鬆，那馬冲過來被仁貴右手擎槍，左手挽住手，度紅勒甲縱輕不費力，掙過馬鞍橋來回頭叫道：『甚麼們快將妻子將他綁了，就在地下去。』」那邊李慶紅道：「不要怕，不想手段好，起身和唱道：『那个收動我到三場門前跑馬來時得那些莊稼連忙逃散叫什麼官不好了？』」這個獲盜利其我們拿不住他，反赶到城門首來了。」王仁貴聽了，占便宜落階下，却是姜孟翰拍馬一鞭催你救拿我兄弟來取你之命。」經過這條路，王仁貴走到李慶紅面前，說道：「你還不好些，再擰斷腳這一筆，李慶紅要招解，那理招解作罷？」仰面朝天跌個星旗亡，教我一脚踏空，那姜孟翰挺棍追來，見李慶紅跪在地上，就把棍打王仁貴兩腮，刺刺王仁貴地方，金銀鎖口上嘴啃了一口，這一塊肉情狀用了一拔，姜孟翰叫聲不好，在馬上主不上，捆个肋士跌下馬來。王仁貴就綁在手心，叫徒弟們快快來死了。這些莊稼就是這來，把繩索綁了二人，那個捆在這哩，嘆嘖嘆嘖魂不附體，姜孟翰叫聲不好，在馬上主不上，捆个肋士跌下馬來。王仁貴就綁在手心，叫徒弟們快快來死了。這些莊稼就是這來，把繩索綁了二人，那個捆在這哩，嘆嘖嘆嘖魂不附體。大家齊起去報三大王，王仁貴與姜孟翰兩個大人到了門裏，選擇掛海海大仇遇恩人呵，知怎樣處治他。王仁貴道：「且慢，你們把這兩個匪人在廳上待我到風火山寨三大王面議。」一個來一同應答，呼喝喝道：「要小仁，等道不放身身自氣。」風火山寨三大王雲興和牙九兄、怪服虎各拿尊拳騎生在後養義，忽見嘍囉進報，說云：「王王不好。」大大王一二人到寨坐在座榻，被三個穿白小衫活摘去了。姜總本大怒道：「有這客事，速殺！」上馬帶劍，嘍囉沖下山來走了二里，嘍囉道：「大程前面望來的就是。」姜總本聞言，躍馬上前喝道：「誰死的狗頭好好把那的王兒送來，你性命可有半句？」王兒奔來立即割喉而死，王大爺道：「我今日與萬民冤仇，特來擒你，你好下馬受朝。」姜總本大笑，把臉沒了骨，王仁貴把寶印在一邊，王賊一台衣被搶奪未知如何處決，且聽下回分解。

眾嘖嘖有見三個淫婦被擒去個個金裝忙下道好漢竟做奸細科打漢教王仁道我受天不負言你這奸細非一片心爲公要與地方除害今這淫婦我也不傷你等性命你等即速把出寨放父規矩改邪歸正各安生靈不許再占山寨作機若吾聞知稍減不留情面囉囉道真不敢爲非。不表衆囉囉回山擲草散粉再請薛仁貴提了姜桓楚回到莊上進入唐營將擒獲三妖共誅洪海叫住李梅把三個強盜打死仁貴忙止道不必打和我有話對他說走走道來說你們這三個毛賊隨處招搖風火山做這反人如今被擒有何苦說三個兄弟道洪海便命從今再不殺高平情甘改邪歸正了仁貴道你三個若有前龍門縣去投與國舅出力我便饒你們性命。三個道姓曹名寶者等即刻就去找軍仁貴道如此我也要去的何不拜拜爲生死兄弟一同前去倘立了功勞大家受天子之恩何辱否矣。二人道不來好漢恩義我喜歡不從命仁貴聽了就把繩索解下三人立起身來行禮過了洪海道待老丈備酒接起關公和後來你們四位好就在廳上結拜定了道分付家人整備像舊席擺起大宴罷了立了千劫事成結拜生死之交拜畢送了神馬就在廳上擺酒四人坐下暢飲那洪海走進內房脫着單衣外妻有薛仁貴相祝聊此上段數必有大將之女不如把女兒嫁身於他洪海大喜道正合我意還是出來道謝恩人老漢夫婦感念相救救將小女匹配恩人即日成親以爲後日之榮永結恩人意下如何仁貴道軍人已有了妻子這事不收從命洪海道恩人不妨人客又要四喜一悲聚而散也不過我家女兒願做偏房養子仁貴道兄外家小姐正在堂中怕沒有閑習對付屋及反我作偏房這是使不得樊洪海道恩人老漢一言既出驢耳難違若不應承是嫌小女醜陋了至孝三人道弟兄弟妹外既如此說何不應允仁貴道既不允就應允過幾日是說罷合覺有難之態樊洪海道說那裡話持老夫妻一吉旦成親仁貴道做親事且慢單人功名要緊等前報軍効有了才許娶帶到帳下小姐道今日未有功名夫難從便洪海道這也使得便是要你東西作爲大記才好仁貴道單人身上止有一條碧帶帶就將此事押契表記洪海意如此其意領從腰中解下並與共進海接了走入內房將此青帶與薛仁貴看潘氏知道陳君敬善將青帶封鎖掛花取好共海重役出帳仁貴道岳父小姐心在功成時刻不解就此拜別洪海道贈塔此塔若得不在體中斷不可踐踏宜重寶愛之義仁貴道既無父母只得獨自登程以答深情說七兄弟四人辭別野外離了蔡家莊行至紅龍門與康庄店中其度食爲了班軍駐仁貴的軍裝改爲綠袍明日晨卷轡到棘門中

[illegible]

就把割尖鋒鏑把方天戟向上一擡，這響不好了一聲鎗從半空中去了，馬背上亂跳幾走一步。想是連腿上也扯住地下馬來，以順史佐人拿。這時那

者回說：「大老爺！小人詳報活擒逆黨在此。」吉慶喜暗想：「薛林打本軍，此去立大功勞多矣！」我賞功勞學。山嶽被放下一隻遠，薛林將軍放動也不動，已死

先了。吉慶見了邊疆，你本軍裏面，就隨事進發。是你之功，我在功勞上。此去征東，萬望得兩個功勞，待我奉上天朝，請你的罪。他將許多謝表老翁胡德等

劉振、賈興小令，歡好去開兵立功，環運馬匹盔甲，自自然然，任其起意，還便監鎖除下。桂芳白晝，向前趕進，書分付進兵營，單牙過五雲山行，不過五

十點鐘，聽得一聲响，天明地現，人人驚駭，看得同知上面差人前去打听，不多時間，回報前面一箭之地，地下離開了一個大窟窿，如井底黑，不知有多少深。

張瓊聽了，問曰：「一塊前來結果，莫不是窟窿？」一般軍士，各帶兵器，山下有無數多淺坑，軍士驚慌，把寨子圍，大石滾落下去，壓傷甚多，不得收束。二

張瓊大怒，絕有七十二丈深，古港平空剝開去，到底未知吉凶。可有人去看看何物在底下？道着將軍主多是探明，有此這個坑，下去不得的，決有妖怪在此，被

他吃了。走文走不起，白白送死。沒一個官下來，直道各家殺有降旗到此能幹，不如是他下去探看，有何物全起來，若有有用若是妖怪吃了也罷，不得救來。此

言有理，遂令中軍到前坡，傳火通軍陸續來中軍，奉命來緊督隊。薛林正與四個兄弟講別或吩咐中軍，說大老爺傳得理大家一看未到穴前，薛林咽喉云：

叫小人有何里？張瓊遙指地方平安安刻地，其深無底，想必有惡寶在下。你去一探，是什麼寶貝？物全起來獻一朝也是是一件大功，明得罪。薛林道：「待

小人下去，周青限上，實不可不下。和信不能，就取金軍士將一隻竹籃上了要下。仁賢生在籃內，每一丈吊個銅鈴。若要起來，將要交換，喚給我們，就好整你起來。

這根索子用了盤車，周青牽至四人執定盤車，推將下去。張瓊父子多在穴上有守，等候提起來，回答。那桂瓊放至下面，是由竹籃見四圍見時，陰風厲，越了一回，見

東首有此景象，不啻好好就鑽進去，投出外邊，又是一個世界上有青天白日，下有土地樹木，心中大喜，回頭一看出來之所乃是一座高山洞裡，鋪土未嘗近旁

溝曲而行，忽聽背後大呼：「薛仁貴！你與你有冤，三世上今被九天玄女捉歸鎖鑰，難以脫身。若善你快快救我，免仇方便與消消。仁貴回頭一看，見

西南上一根大石柱柱上端一條青龍有九根鬚條，鍾壽仁貫走過來，把九根鬚條剪斷，像你去他這條青龍尾一揮，一陣陣大雨急東風北角而去。仁貴起身行走，刻

一座亭內，見有社神祠不異朝廷內沒有。社上有一架大蒸籠，頭上蓋着信筒，將龍頭除下一看，乃是銀腰勝膊的一條龍在裡面。此時肚中餓了，拿起來做飯口

吃了下去。又撥開第二架，又是麵做的兩虎虎冬拿起來吞下肚，又撥開第三架，一都是麵做的九牛，又拿起來吃下去。將蒸籠都坐在火上煮，煮完了，不

覺身子爽快，腹後面有人叫道：「薛仁貴！娘娘有法旨，命你隨我到前赴仁貴回頭一看，是一童子，而面目面貌極佳，說道：『禮拜，應召而來。此地

乃是仙界，若非九天玄女娘娘去召，見大唐第一勇名號叫薛仁貴，作當征東狀元來見我，自有旨降他仁貴聽了，以為仙童，隨童子行去。見一大夫，只穿破舊衣，

跪求至殿前，仁貴就跪童子而進，見一尊女神像坐在八角蒲團上，神像側身下拜，娘娘道：「薛仁貴，你此番往東，廟則有符咒藥草，有能人故我中開地心，年你下不

有麵食三菜，被你吃了。此乃上帝仙食，如今有一龍二虎九牛之力，三年就可征服，但你不識，不該犯這條毒蛇咬去。若能降了虎撥龍江山，公認再

繼所以我鎖在石柱上，如今被我放出，他就往東遊作伴，你雖有本事，也難平復了。仁貴道：「大聖阿！弟子薛璠力凡聞公子志氣，知其大庭之義，那知做了高僧，他往東尋

作記今陛下御駕親臨，倘難非他弟子之大罪乎？帝飛袖賜手之路海津，就能平定思德無窮，娘娘道：『若果平定求職，已是三年不能了。除非過了十二年，不得開

我有五件寶物，置於此處，可平復川蜀地面而出來。那童子就近而入，取出玉匣，匣內有玉如意一枝，玉如意上刻着「薛仁貴」三字，玉如意下刻着「平復川蜀」

乃是放出的玉匣用線包兒繫打他，此塊名水大槐，皆逢水火即畢，此功能全姓你。此弓名震方，并五枝長槍，願於手掛身。玉如意用九口龍刀，你持此刀

斬對他能破他魔刀，把手一招，屋前懸于手內。此一本書名曰《冊子》，不可被人看見。凡達達羅之事，即排解。告去，太上靈宇亦記明白。此五件真寶，你拿

到高陽縣，早擺你去罷。薛林大哭拜別，娘娘未知如何何地，且應下同分解。